



清道夫

SWEEPERS

[美国] P.T. 多伊特曼 著 姚媛 译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清道夫 **SWEEPERS**

[美国]P. T. 多伊特曼 著 姚媛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道夫 / (美) 多伊特曼 (Deutermann, P. T.) 著; 姚媛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5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Sweepers
ISBN 7-80657-079-9

I. 清… II. ①多… ②姚…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6047 号

Copyright © 1997 by P. T. Deuterman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Nicholas Ellison Inc. / Sanford
J. Greenburger Associates Literary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047号

书 名 清道夫
作 者 [美国]P. T. 多伊特曼
译 者 姚 媛
责任编辑 范红升
原文出版 St. Martin's Press,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p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如皋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 页 2
字 数 331 千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 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079-9/1·073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多棱镜里的复仇

——《清道夫》赏析

李 建 波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复仇母题源远流长,大凡不外乎明暗两种,明的是当面锣当面鼓;暗的是玩弄阴谋诡计。明的以决斗为典型。决斗在欧洲蔚然成风是由于法国国王与西班牙国王率先垂范,于1528年曾声言要行决斗。不过西方文学中的复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迂回暗斗。暗斗复仇是西方经典传统,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一般不当面厮打复仇,他们(尤其是她们)通过操纵人类的战争以使对手不悦。当人类有意停战的时候,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一方的箭手向对方放冷箭,重挑战事,颇有点不择手段。不少西方传世之作都与复仇有关:《哈姆莱特》、《麦克白》、《基督山恩仇记》等等。

多伊特曼的《清道夫》所写的正是这个古老的传统话题——复仇。其中主要的复仇线索是:加兰兹,这个被美军遗弃在越南丛林的“海豹”,向他认为是宿敌的舍曼少将进行复仇。虽是通俗小说,《清道夫》的复仇母题还是扎根于西方文学的传统,轻松中有其沉甸甸的内涵。加兰兹(即“清道夫”)继承了自希腊神话以来迂回复仇的传统模式,与圣经文学中的撒旦共性颇多。约翰·弥尔顿在他的长诗《失乐园》中对撒旦进行了生动的描写:撒旦因对上帝处事不满而率众造反,被上帝之子用“掌心雷”打入地狱,撒旦身居地狱仍处心积虑,图谋复仇,最终想出绝招:让上帝喜爱的人类——亚当与夏娃——背叛上帝,以令上帝心碎。摧毁宿敌舍曼生活中所喜悦的一切也是加兰兹的基本复仇策略。加兰兹得手和未得手的

凶杀计划主要是针对两男两女的,即果真被杀死的舍曼的“女朋友”和舍曼的恩主盖伦、遇大难而不死且可能终成眷属的“火车”和卡伦。从圣经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不妨说这两类受害人是变形的亚当和夏娃。从受害人的性别搭配设置中,似乎也看得出作者受西方文学传统中撒旦式复仇母题的影响之深。

有人说,西方人的思维是以数学为基础的。西方的复仇母题中,乐趣多得于过程,复仇者往往窃悦于时间的精密计算、计划之周密圆满。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犹犹豫豫,行动欠果敢,他的复仇似乎计划性不强。不过,即使如此,他的犹豫中却也含有审时度势的成分。当篡夺父位的叔父独自一人祈祷的时候,哈姆莱特本可一剑结束了他的性命,但哈姆莱特心中暗算一番,却发现此时下手不妥,因为他叔父死于祈祷之时可能得进天堂。加兰兹也是精于计算的大师,他一方面尽量拉长舍曼经受复仇恐惧和丧亲苦痛的时间,另一方面在这一拉长的时间数轴上间隔有序地排列上凶杀和恫吓。对付卡伦和“火车”,加兰兹的计算可谓周密,似乎只是二人造化大、运气好,才幸免于难。例如卡伦和“火车”被困在翻倒的汽车里,加兰兹将点燃的烟头用线吊在车尾,按照计算,烟头烧断线时,从油箱内流出的汽油也恰可在车尾汇集成潭。而且似乎加兰兹也计算出了“火车”和卡伦从车内挣扎出来的时间,为了确保烟头点燃汽油时两位仍在汽车近旁,他又及时地拨打了他们的汽车电话。

不过,加兰兹的复仇方法中有更多的预设战场成分,而预设战场,不仅需要数学思维,似乎更需要空间想像。尤其在“蛇山”双方短兵相接那一幕,加兰兹陷阱细布,不仅将激光致晕武器布置精巧,而且还心机煞费,将上山的路上摆满电子响尾蛇。虽有变形,但人们仍可感觉到,加兰兹是在模仿越南人的丛林战术。

说到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越南战争,人们不禁会想起发生在美国轰轰烈烈的反战示威。当时的示威活动有很大成

分是针对五角大楼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5万示威者挺进五角大楼:也曾有位示威者在五角大楼窗外自焚身亡。人们普遍认为五角大楼是将美国卷入战火的罪魁祸首。值得注意的是,《清道夫》复仇母题的表层对立面是所谓越战中的“战斗失踪人员”和身为五角大楼将军的舍曼,而深层次的或言实质上的对立却应当说是参加过越战者及其家庭与五角大楼的对立。其中蕴含着美国本国的越战受害人对美国政府的声讨。

加兰兹是越战受害人。他在越南丛林中执行任务后试图搭乘舍曼指挥的接应快艇撤退,接应快艇不小心触发地雷。在火光中,舍曼与近岸水中的加兰兹四目相对。由于危险太大,舍曼撤下加兰兹,急令返航。同样因为太危险,军方取消了后续接应计划,致使加兰兹历尽磨难。为了掩盖这一丑行,军方于1968年正式将加兰兹列为“战斗失踪人员”;为了掩盖这一丑行,五角大楼的高官企图修改原始文件。这一切实为美国政府在越战期间睁眼说瞎话、欺骗美国人民的写照。在美国卷入越战初期,肯尼迪有令:对美军在越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予张扬。因此,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国人称,在越的美国士兵仅“当顾问”。而实际上当时美军已卷入战火,他们的伤亡事出无名,成为冤鬼。其情状与加兰兹的遭遇颇为相似。

舍曼也是越战的受害者。舍曼接应加兰兹未果,曾向上司报告他看到了等在岸边的加兰兹。但是上司担心再度损兵折将影响自己的军旅记录,便隐瞒了舍曼的报告,不再做出接应加兰兹的安排。加兰兹不知内情,对舍曼仇恨倍增,并在复仇过程中使舍曼的儿子彻底堕落,还杀死了与舍曼亲近的“女朋友”和盖伦。同时,也可以说,舍曼是五角大楼的受害者。他所受的残害体现为他本人沦为军队的机器,一味谋求升迁,置家庭于不顾,终致家破人残,妻离子散。值得注意的是,舍曼的头脑还算清醒,他似乎无意向加兰兹复仇,而是不断地表示自己的悔恨。如果说舍曼对这一切有什

么复仇举动的话,当数他在五角大楼用剪刀将自己的军官证件剪个粉碎,对五角大楼表示了自己的蔑视和愤怒。

在舍曼身上有小说作者多伊特曼的影子。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多伊特曼的身世便一清二楚:P. T. 多伊特曼 1941 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父亲是海军军官,多伊特曼小时候,全家时常随父亲驻地的变更而迁居。1959 年,他进了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1963 年毕业后获得军官任命,被派往太平洋舰队。他在多艘驱逐舰上服过役、当过指挥官,也曾像小说《清道夫》中的舍曼一样,指挥炮艇在越南的河汉中逡巡。后来他在华盛顿大学读完研究生课程。而且同舍曼一样,他也曾在五角大楼工作过。他的陆地海军生涯包括四次到五角大楼任政治军事专家。他军中的最后一个职位是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属下的一个军控谈判小组负责人。退役以后,他一度在联邦航空总局工作,后迁居佐治亚,专事写作,主要作品有《清道夫》、《别无选择》、《官方特权》、《荣誉边缘》、《海中之蝎》,最近又有新作《火车人》问世。

细读《清道夫》,读者会感觉到,多伊特曼在快艇细节和五角大楼的结构布局方面着墨颇多,如数家珍。这是因为这些描写来自他的生活。同时还应当看到,加兰兹以及舍曼对越战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感受。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多伊特曼详细地谈到了这种感受:

越战期间,我是一名下级军官,像其他下级军官一样,我弄不清美国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与其说这是一场计划失误的战争,还不如说是一场实施糟糕的战争。在西方和苏联进行冷战的整个过程中,越南战争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败……这种失败是一代傲慢自负而又天真无知的政客造成的。这帮政客自以为可以将数字统计运用于战争,结果到了战争末期,造成一片混乱。作为职业军官,我并不反对越南战争本身,我反对的是对战争的瞎指挥,即

一帮自负无知的文职官员漫不经心地瞎指挥,其代表人物就是那个自己也供认不讳的登峰造极的自负傻瓜——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的惨败有最高层军官的辅佐和纵容,因为这些军官更珍视自己的职位而不是真理。而这正是我所有军事题材小说所致力于体现的主题。

透过描写美国国防部和参联会成员的措辞,作者的愤懑跃然纸上。似乎可以说在加兰兹和舍曼的复仇怒火中也有作者的一份。

加兰兹的遭遇原本有其值得同情的一面。然而他的复仇从一开始就找错了对象。舍曼对他的苦难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并不是冤头债主。而且他滥杀无辜,残害单纯的舍曼之子。这就使他从受害人的角色转化为恶魔的形象。他的残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要给舍曼剖腹,用舍曼自己的肠子将其勒死;他要挖出舍曼的眼珠,在神经还连着的时候,让舍曼自己吃下去,等等。这种残忍来自于他对以舍曼为代表的军方的仇恨,而且似乎也从反面揭示了战争机器对人性的严重扭曲,反映了越战中的残忍和战争的丑恶。

对舍曼恨之入骨的不仅是加兰兹,舍曼的儿子杰克也恨不得将其父碎尸万段。杰克是越战老兵后代的化身。而舍曼和加兰兹则是父辈的化身。舍曼是一类越战老兵的代表,他们受战争机器驱使,或者阵亡,或者失踪,即使像舍曼一样幸存下来,也无暇顾家,形同乌有,母亲不堪夫与子的双重精神折磨酗酒成性,在这样的家庭里,杰克从小就畸形发展。杰克后来认加兰兹为父,这就写圆了越战老兵后代的典型生活环境。加兰兹是另一类越南老兵的代表。他们在战争中精神变态,嗜血成性,回到和平环境,凶残有加,并将残忍和仇杀影响传授给了下一代。杰克的堕落相让人觉得他不无理由向舍曼复仇。他的复仇形似滑稽,实则意义幽远,这

是越战罪行的历史性回响,不由令人深思。

根据小说人物的分类,舍曼算是《清道夫》中惟一的一位“圆形”人物,即与一成不变的“扁形人物”相对的、多面的、有发展变化的人物。舍曼是多面的,他的一面是标准的军官,一意为军方效劳,谋求高升;另一面却不乏人性,常在周末去探视成为植物人的前妻,病床前面,喃喃忏悔,令观者唏嘘。小说将军方利益与家庭相对立,家庭因此成了真与善的象征,家庭的悲剧是对军方残害真与善的揭露。而舍曼作为小说人物的发展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他决心抛弃五角大楼,响应家庭的呼唤。

在小说结构中,有四条复仇线索交织发展。三条是有形的,构成三维世界。它们分别是加兰兹针对舍曼的复仇、杰克针对父亲的复仇以及舍曼针对五角大楼的“复仇”。而作者本人的复仇潜意识则弥漫于人物、情节及各要素的关系之中,形成第四维。无论是加兰兹、杰克、舍曼还是作者本人的复仇,都是从侦探的角度来展现的。也就是说用来衬托小说复仇母题的是侦探故事。美国著名评论家沃伦·弗伦奇在评论福克纳的侦探小说时曾指出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比普通侦探小说的见长之处:一是福克纳小说不仅仅给读者讲故事,而是让读者加入案情分析;二是福克纳“也在思索某种社会现实”。这两种优点似乎也都存在于《清道夫》。至于小说中关于“某种社会现实”的思考,前面的分析已揭示了大概。而要谈及让读者加入案情分析的问题恐需对作品的写作特点稍加分析。

多伊特曼在给笔者的信中称:“我在小说写作的技巧方面不曾有意识追求全新和独一无二的东西,我所使用的技巧基本上属于现代悬念小说的技巧。”《清道夫》长于制造悬念,而这种悬念是邀请读者参与猜测和分析的悬念。为此,作者一是采取了摆迷魂阵的手法。“火车”人高马大,武艺高强,但似乎心胸不宽,嫉妒心挺强。他对卡伦与舍曼频繁接触醋意大发,因此作者便顺理成章地

让他扮演了摆迷魂阵的角色。“火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坚持认为：舍曼是真正的凶手，只是为了混淆视听，舍曼才编出加兰兹的故事。“火车”对这一点的分析头头是道，令读者对舍曼是否清白顿生疑窦。等舍曼的儿子出现之后，“火车”又大摆迷魂阵，认为几次凶杀只不过是其儿子所为。“火车”和卡伦两位案件调查人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迫使读者介入分析评判。多伊特曼邀请读者介入分析的另一个技巧是奇出平凡。例如卡伦、“火车”和警长麦克奈尔到圣·玛莎收容中心看过舍曼的前妻之后驱车离去，一辆样子像警车的汽车跟在后面。不仅卡伦和“火车”，哪一位读者也会认为那是麦克奈尔的坐车。可后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那是一辆经过伪装、里面坐着杀手的汽车，结果是卡伦和“火车”险些丧命。这种令人惊奇的转折诱使读者不断分析每一个平凡的情节，预测后面是否会出现离奇惊心的突变。

卡伦和“火车”虽历经风险，但仍然毫毛无损地将案情侦察得水落石出，而且两人极有可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似乎结局挺圆满。但是从复仇的角度来看，结局是悲剧式的。“只有神仙才有可能圆满完成复仇，”多伊特曼在给笔者的信中写道，“而人类尝试复仇的损失则往往比其伤害的对象还惨重。沉溺于复仇的人靠复仇而生存。一旦完成复仇的行动，他的心理动力便不复存在，他便一无所有。在西方传统中有一条古训：复仇等于被剥夺。这便是我为什么让加兰兹活下来的原因。这是对他的惩罚：让他活下来咀嚼自己的失败。”（作者称，让加兰兹活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拟写的作品中还要用到这个人物。）

序 幕

越南，第四军团，赛特森林秘密地带，1969 年

马库斯·加兰兹将头向后一仰，让鼻子露出水面，悄无声息地换了一口气。他的头顶撞到了红树树干的下面，他意识到树根组成的笼子里的空隙正在变大。终于退潮了。他把用来呼吸的芦苇杆丢在一边，两个小时以来第一次开始正常呼吸。他没有睁开眼睛，他知道，在这黑暗的河面上，他要在听见那艘小艇的声音以后很久才能看见小艇。他伸手去触摸红树树根，那些根须仿佛又光又滑的骨头从树上伸进河岸淤积的腐殖土中。红树树根组成的、空间大小足以容纳一人的笼子只有一个缺点，但至今为止他还是幸运的。

他再次没入水中，凝神静听。“斯威夫特”号小艇顺流而下回来接应他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并且会把上面的灯熄灭，艇上巨大的引擎也会停下来。但雷达总是开着的。没有了引擎交流发电机，雷达的能量靠用电池驱动的电动发电机提供，发电机发出的嗖嗖声穿过铝质船壳，在水下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他侧耳细听。依然没有声音。他悄悄浮出水面，意识到附近可能有越共巡逻队在河岸上搜寻他。赛特森林的夜晚是属于查理^①的，虽然现在没

① 查理和下文的维克多·查理(Victor Charlie)均为美军俚语，指越共(Viet Cong或VC，越南战争时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及其游击队的非正式名称)。在无线电联络时，字母V用Victor代表，C用Charlie代表。

有两夜前的人多。

他动了动站在淤泥里的脚，确定脚踝没有陷进缠结在一起的树根里。几个让他恶心的泡泡从黑色的水里冒上来，在他的脸旁无声地破灭了。他用右手指尖摸索着笼子里的空隙。要从里面出来，他必须潜到水下，将身体转向一边，向下穿过空隙。然后他会潜在水下，游出去，向着电动发动机嗖嗖声的方向游去，一直游到船边。

他的手碰到了缺口。对。啊。好了。

他往后靠在洞穴向岸的一边，把思想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有一会儿，他以为自己感到上面有轻微的脚步声让泥岸微微震动，一种受到压力的有节奏的感觉。

来吧，船。

两台大“吉米”发动机已经关了，塔格·舍曼坐在狭窄的驾驶室里，那里只有雷达显示装置里的扫描电动机在嘎嘎作响。龙涛河上的黑夜仿佛井底一般漆黑，而今夜只是无数个这样的黑夜之一。夜晚湿漉漉的空气仿佛帘子一般一动不动，附近的河岸上一片黑色的草木在冒着水汽，河面本身很难与夜晚的空气和河岸的草木区分开来。靠近的河岸，见他的鬼，舍曼想。龙涛河在S弯下面的这一段只有100码宽。雷达屏幕的范围在责备他——他把它调在了200码的范围内。靠岸太近了。设埋伏的城市。

他在60英尺长的炮艇的驾驶椅子上扭了扭身子，他的卡其布裤子已经粘在了椅子上。他几乎得斜着身子坐才能让头保持在遮在他右侧琥珀色雷达屏幕上的罩子的上方。他的左手很放松地放在发动引擎的按钮上。透过薄薄的铝质上部结构，他能听到和感觉到“斯威夫特”号上其他船员轻微的动作。驾驶室上方，就在他脑袋后面，他感到枪炮军士二等兵凯利在放双50机枪座架的小隔间里走来走去，轻轻地左右移动着，瞄准沉重的黑色枪管，隔间的

滚道太油腻了,机枪移动时只发出很小的吸吮声。在他身后下面的船舱里,无线电机务员二等兵赖克一定是跪在右舷的长凳上,弓身俯在从一扇小窗伸出来的一挺 M60 机枪上,耳机上的电线一直通到高频无线电收发机上。枪炮军士长杰里特太想抽支烟了,他一定已经在 M16 弹匣底部固定了一个备用弹盒,将其调到了完全自动状态,因而将左舷布好了火力。负责开动发动机的上士一等兵基恩一定正躺在驾驶室下面一张狭小闷热的铺位上。基恩是驾驶员,但他现在不当班。从技术上说,他应该正在睡觉,但他现在更有可能非常清醒,穿着作战服,汗流浹背,抱着他心爱的缴获来的卡拉什尼科夫枪。

在后面扇形船尾上,水手长二等兵扬克利一定正坐在倒放的迫击炮炮弹箱上,将霍奇基斯炮对准右舷,81 毫米口径的迫击炮炮管里装上了一整发白磷炮弹,同时他嘴边还咬着一大口咀嚼烟草。舍曼在黑暗中咧嘴笑了。穿着仿佛炮塔一般带盔甲的夹克衫,戴着一顶能容下他的声动话筒、耳机和他那有几层下巴的大圆脑袋的钢盔,这个坐在弹药箱上的水手长看上去一定像一只穿了盔甲的癞蛤蟆。但有了迫击炮,扬克^①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能在 1 000 码以外打中一棵棕榈树,这一点几个维克多·查理在一阵过热的白磷烟雾之中去见上帝之前已经领略了。也许在这儿是去见菩萨。

舍曼深深吸了一口气,轻轻呼了出来。他的肺对恶臭潮湿的空气很不满意,他舌头上老是有一种金属味。他竖起耳朵,更仔细地听着,试图分辨出从船两侧的芦苇和蒲葵草丛中传进驾驶室门的人声。因为引擎已经关掉,他们无法操纵船只,现在已经漂得离河岸太近,这并不明智。潮水退得很急,他能闻到河岸的气味,那是一种古老的沼泽地的泥土味,现在还缭绕着从上游大约 20 英里

① 扬克,扬克利的昵称。

的西贡飘来的橙剂的恶臭和污水的臭味。

通常，他们会把船的位置保持在河中心，但今天不行。他们是在故意漂流，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所有的电子设备都靠电池驱动，他们就这样在湄公河的潮水中顺流而下。今晚他们的任务是去接应一个海豹^①。三天前的夜里，他们轰隆隆地沿龙涛河逆流而上，穿过同样的地区，发出很大的声响，开着灯，大 39 船在河水中留下了有力的尾流，把猴子都从河岸赶跑了，小一些的鳄鱼恼怒地嘟哝着滑进了水里。在 S 弯上游一英里处，他们把船速放得很慢。当夜色降临时，他们关掉了发动机，关了灯，悄悄地朝 S 弯上面的人轨点漂回去。

塔格仍然能够想起那个海豹一直在船尾的样子，坐在迫击炮弹药箱上，穿着熟悉的衣服：橄榄绿色松软下垂的帽子，T 恤衫，卡其布游泳裤，平底人字拖鞋，一只脚踝上绑着一把刀。没有枪，没有无线电、脚蹼、面具，或者任何其他东西。不说话。没有脸——只有眼睛。松软下垂的帽子和脸上涂得很浓的绿色和棕色使他的脸部特征变得很不清楚，但塔格记得那双眼睛：黑色的明亮锐利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你。过去一年里，塔格和他的船员们在赛特森林接应过六个海豹，他从没有听过其中任何一个说话超过三个字。

舍曼扯了扯防空夹克，抓了抓脖子，一只小虫刚在那里饱餐了一顿他的鲜血。他试图记起自己是否服过预防疟疾的药片了。有趣的是，这些家伙真平常，平常得令人惊讶，他们并不是挂着子弹带的高大强健的怪物。就像今天晚上他们要接应的人，在任务摘要表上，他是医院战地医务急救员一等兵加兰兹。他还没有舍曼高大：5 英尺 8 英寸，也许有 5 英尺 9 英寸高，150 磅或 160 磅重。平均身材的美国军人，也许比大多数人多一些肌肉，但除此之外，根本就不引人注目——只是他坐在后面，像一尊雕塑一般一动不

① 海豹，指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专门从事水下特别任务的海军人员。

动,完全持重的样子。

进入行动的方法总是一样的:发出很大声响地经过预期的接应海豹区后,他们就把什么都关了,在黑夜的掩护下随意漂流。有时候,在漂流的时候,他们会感到船尾微微倾斜,说明海豹已经到了船侧了。想到要进入龙涛河的黑色河水之中,舍曼感到不寒而栗,河里挤满了有毒的蚂蝗、海蛇、红树蟒蛇,当然,还有鳄鱼。他们把这些家伙叫做蛇鲨一定是有原因的。

三夜,有时是四夜之后,他们会施行同样的方法来接应。如果那个家伙不出现,他们会在第二天夜里再试一次。那以后他就靠自己了。或者死了,或者,更糟糕,糟糕得多的是,成了俘虏。越共害怕海豹,据传说,如果抓到海豹,他们会活剥他的人皮,他们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剥下他的皮。

舍曼把雷达显示范围扩大到半英里,扫视了一下雷达屏幕上画着的发光的详图,确定自己的位置在屏幕上方通向 S 弯的河岸地形中。在他调整显示范围时,电动发动机的嗖嗖声变低了一会儿。11 个月过去了,他对这条河已经了如指掌,只要瞥一眼雷达就知道他们的方位。没有必要从窗户往外看。作为驾驶员,为了看台卡雷达屏幕,他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夜视能力,就像一个飞行员,完全靠仪表飞行。他把范围调回到 200 码。台卡是雷达中的美人。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在船沿着河岸颠簸着开过时看清一根根的圆木。

“老板?”扬克通过声动对讲机说。

“什么?”舍曼把话筒往上拉,靠近嘴唇。他盯着雷达屏幕,抹了一把汗,避免让话筒短路。

“我们是不是已经很近了?我能听见他妈的青蛙叫。”

“对,嗯,你想划桨吗?我们做漂流旅行,随波逐流。我们的人回来后你就告诉我,然后我们就立刻离开这鬼地方。”

“我听见了。”赖克插话说。

“好，大家停止说话，”舍曼命令道，“只有目标才在赛特森林的夜里发出声音。”

线路安静了。舍曼知道每个人都很紧张，都非常想说话。但是声音在河面上传得很远。雷达显示他们离右边河岸只有五六十英尺。他啪地打开回声探测仪，确定一下是否如此。橙色的水深标志在 30 英尺处闪烁起来。大概是对的。他关上回声探测仪，又抹了一把汗。再过三四十分钟他就要取消接应计划，刚才扬克问问题显然是想让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他们得给那个蛇鹫一个回来的体面机会。他们无从知道他会从草丛中什么地方钻出来或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作战一年之后，不管西贡搞宣传的家伙们说什么，所有的“斯威夫特”船员都知道夜晚的赛特森林是属于查理的。那个地方有着长满了茂密的红树的沼泽地，环绕着龙涛河两岸 20 英里的大部分丛林。那里大部分是水，水里处处是半干的小土丘。白天，美国陆军的直升机和海军的“斯威夫特”艇控制了龙涛河和四周的支流。然而，夜晚，什么人都可以控制那里。查理从狙击手掩蔽坑和小岛上错综复杂的隧道群里钻出来，运送像蚂蚁长队一般不见首尾的游击队后勤物资。宝贵的大米和干鱼送给在北方作战的领导。弹药、武器、伤员和补充兵员都运到南方。湄公河三角洲上所有的行动都意味着得有船——通常是靠老式的法国尾挂发动机发动的小舢板，越共游击队就在黑夜中驾驶这些小舢板穿过由支流和低洼的泥沼地组成的曲折的河网。美国炮艇的任务就是夜里在河上巡视，这些炮艇就像潜伏在河上的庞大的灰色水蜘蛛，有着神奇的台卡眼睛的蜘蛛。通常，“斯威夫特”艇会躲在主河道里，关了引擎，等着有一只舢板猛地从河中心蹿出来。然后炮艇就会突然活跃起来，发出隆隆的声音，朝舢板猛扑过去，探照灯灯光直照着小船上的五六个人。灯光照过之处，响起双 50 可怕的哒哒声，子弹将人、军需物资和小船都打成碎片，直到小船的残骸消失在炮艇

的船头下面。然后，熄灭探照灯，沿原路退回，用 50 和大迫击炮对着两岸轰击，不让任何支援部队行动。火力镇压一两分钟之后，放慢速度，取回一些杀伤证据——小船碎片，衣服，尸体碎块，在水里漂动的一箱箱军需物资。尸体碎块很难弄到：这样的事发生的次数太多了，那些鳄鱼现在已经知道所有这些声音意味着什么。你用船钩去钩尸体碎块，有时候，如果有一条足够大的鳄鱼在关键时刻一口咬住尸体，你就得松开钩子。

事先没有人告诉“斯威夫特”艇的船员海豹们在赛特森林做什么，但舰艇分队的每个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传说这些家伙会在树上呆一天一夜，监视那些坏人，识别军官，然后在夜里潜入越共游击队的藏身之处，用刀杀死军官。舍曼又打了个寒战。他无法想像什么样的人能够那么做。是的，你能，他想。只要记住那双眼睛。

加兰兹又没入水中，仔细听有没有嗖嗖声。有了——声音很微弱，但肯定是的。在右边，在他那棵红树的上游。现在他得等嗖嗖声离得更近一些，因为他要潜在水下游过去，他不想算错了距离，在查理的 AK-47 射程之内像条鱼一样冒出水面，弄出很大的声响。他又把脸伸出水面，现在空间更大了，他开始深呼吸。然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又去摸那个缺口。他弯下腰去，下巴碰到了水面，伸出左手去找缺口上方。在那儿。好。接着他感觉到了什么，就在树根笼子外面有一种压迫的感觉，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就在他认出那是什么的一瞬间，他的左手被紧紧咬住，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实在太痛了，为了不叫出声来，他差点晕了过去。接着鳄鱼开始用力拽，试图把它捕获的那块肉从红树笼子里拽出去。加兰兹则往回拉。他因为疼痛而眼冒金星，就在快要大声喊出来时，把头没入了水中。水中响起一串可怕的汩汩声。他调整双腿的位置，伸出右手去抓滑腻的树根，想要稳住身体，同时